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13

黃蓮東巖禪師語錄

清 說　機琇記錄　黎元寬序

文德翼序　內分黃蓮語錄

蘄州語錄　有行實

末附懷淨土偈（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黎元寬序
    - 文德翼序
  - 黃連語錄
    - 上堂示眾
    - 問荅機緣
    - 書問
      - 與古璧和尚書
      - 與多雲和尚書
    - 法語
      - 示鏡水禪人
      - 示王少湖居士
      - 示用持節菴主
    - 歌
      - 山居即事歌
      - 樂道歌
      - 自省歌
    - 像讚
      - 雪山相
      - 白衣大士
      - 又觀音像
      - 布袋和尚像
      - 達摩像
      - 又讚
      - 鴛湖先老和尚讚
      - 金明老和尚讚
      - 自讚
      - 題已修禪德小像
      - 留別金明本師介和尚
      - 和唐伯虎先生花月詩
      - 詠梅
      - 銅山寺雨作

- 過祈閶珠溪寺
- 寄三角法兄
- 棹泛鄱湖望廬山
- 過東林贈喚鐵主人
- 懷西江有感
- 喜晤方明上座
- 贈普陀主人卻塵
- 次超然法師懷遊廬山
- 步金明和尚即事韻
- 途中遇雨
- 過寧山訪漢目和尚
- 與鑑若公隄上步月
- 立夏日阻雨龍華
- 示余明宇居士
- 秋日苦雨
- 途中示藏拙
- 訪古璧和尚
- 冬夜口占
- 過清洪嶺
- 即雨偶韻
- 觀洪水
- 竹林乘涼
- 小青蘿
- 多雲雨夜懷僧
- 詠水缸紅魚
- 題福巖
- 輓金散公居士
- 過五乳寺禮憨大師塔
- 贈鐵谷主人
- 湧蓮鐵輪法侄遠訊賦此寄酬
- 寄松岫法弟
- 四旬有感
- 室中遣懷
- 勉僧乞食
- 次韻酬天峰兄
- 十二時歌
- 四威儀
- 和端獅子禪師戲書二十三字

- 蘄州語錄
  - 示眾
  - 偈頌
    - 寄懷熊約生居士
    - 訪黎博菴居士
    - 文燈岩居士見過次韻奉酬
    - 贈文允言居士
    - 題畫
    - 其二
    - 懷父八旬大誕
    - 夜春
    - 示程傑菴居士
    - 示僧參竹篦話
    - 示沈杏如居士
    - 示黃文輝居士
    - 元宵偶占
    - 山中感作
    - 詠竹
    - 登舒管生居士清華山房次韻
    - 和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
  - 行實
  - 附懷淨土偈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仲尼曰：「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已存。」其東巖大師之謂歟？師提一榔栗，走郊市中，不修邊幅，未或能定其為珍御、為垢衣者。顧索余在稠人，班荊塵談，露布心腑，大不異夙昔相識。比再晤，則出所著黃連語錄二卷示之，又何其小撞而發大響？獅子之捉一兔，固爾哉！然而文彩既彰，意句相到，自非杜撰禪和，亦豈欲抬搦公案？但拈兩端，釘橛虛空，更取拔橛，且機語如河沙，亦頗近于頭出頭沒。惟以不標勝義，故亦不見負門，此則師所獨長，而余所為心盡耳。夫師之求友，若將以腳尖踢出一佛者，而余肯交臂而失一師耶？附讚數言，雖未足備協唱，聊志遇焉。師嗣法于金明和尚，為是以續斷橋一枝燈也。乃斷橋之後而有斯人，寧惟不絕如線乎？蓋亦使斷橋坐大矣。

法弟南昌黎元寬題

序

東崖禪師者，臨濟宗斷橋下十五世，金明介和尚之嗣子也。歲在乙未，受星源黃連之請，學人機器，輯語成錄，傳播叢林。適師移錫西江，偈憩百福，余不住與師相見旅舍，藹然如舊識也，因得讀其錄，而遂屬余序之。余幸非多智老翁，不勞師揜門語，近者三寸不律，與髮同髡，亦何取挾以讚歎其萬分一乎？雖然，余於師殆幾幾有三緣焉：金明塗毒，聞者必死，遠聞者徐死，卒隔千里外無從一聞；早歲則宦游其地，寶蓋繡幢尚可述而志也，一緣也。黃連一味塞斷天下喉嚨，啞者得嘗，何口可說？亦卒隔千里外無從一嚼；中年則客游其地，翠屏香澗尚可想而褰也，一緣也。臨濟諸老曾為張拙說偈、韓休安名，覿面相呈，不惜蜣螂糞彈，惟斷橋一派現等瓊臺，仰望停雲、俛窺流水，雖佛法無二，而偏指不參，并隔四五十年外，無從一決。垂老能更僕其世，而莫逆其人，醇乳醴泉，更可挹而注也，又一緣也。師以儒家少年，及心空第，方憶丹霞騎古佛之風，將推倒一世，而襟期整秀，落落穆穆，松火橘湯，怡然自適，楊岐雅志，復見於今矣。至若說法親切，殺人活人，與人奪人，語句具在，諸方明眼，一一能辯之。他如或代或別，或拈或頌，自然月印，絕不雷同，皆纚纚可發人深省。師蓋以黃連為濫觴耳，異日流通，如江如河，固不可得而力遏也已。人亦有言：文章盛而儒術衰，語錄多而佛法少。其勢不能不厲禁云然，要非通論也。使一喝三拳，足明大事，一切有句，都歸默然，則百世而下，

尚不知臨濟為何物，而況斷橋哉？學人之不能已於斯刻也，殆為慧命計也。

柴堯法弟文德翼拜譔

東巖禪師黃連語錄

侍者機琇記錄

順治乙未年，師受星源黃連寺眾護法請，於十月初二日進院。至山門云：「八字門打開了也，諸人一出一入，還知麼？」喝一喝，卓拄杖便入。

佛殿。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令人可瞻可仰。新長老到這裏，弗施三拜，要且不甘。」遂展坐具。

伽藍。云：「秉正直心，無偏無黨，此日囑君，免諸措罔」。乃插香。

祖師。云：「鏟昔日魔風，起今時痼疾，看者一隊古錐，爭向黃連坐地？」良久，云：「針箚不入。」

方丈。師拈拄杖云：「把佛祖關，驗龍蛇句，八達七通，貴知落處。諸人還知落處麼？」乃以拄杖卓一下，云：「丁一卓二。」

當日，眾請上堂。師至座前，拈帖示眾云：「文詞句義，親從諸臺護信根上所生，增一毫不得，咸一毫不得。若要字腳分明，仰煩維那對眾剖析。」宣讀畢，師指法座，云：「虛空刻畫，猶自不堪。欲會鑄印登壇，看取將軍號令。」震聲一喝，便陞座。拈香，云：「此瓣香，九天雨露，泉石蒙恩，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恭願常歌舜日、永享堯年，區內顯乎至尊、八表誠為治化。」次拈香，云：「此瓣香，至大至剛，惟忠惟孝。爇向爐中，奉為滿朝臣宰、本省當道諸官、名公縉士，恭願高遷爵位，輔佐王畿。」又拈香，云：「此瓣香，金剛慧種，劫石彌堅，爇向爐中，奉為本山檀越主、遠近眾耆舊，伏願夙薰般若，妙契心宗。」再拈香，云：「此瓣香，根源有據，非同陌路雞家，一旦跨腳范蠡湖，被這老漢興起滔天之浪，而今不敢隱瞞，爇向爐中，專為供養現住浙江嘉興府金明堂上傳臨濟正宗、斷橋嫡派三十一世本師介菴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坐。上首白椎竟，師豎起拂子，召大眾，云：「還會麼？若向這裏會去，多少省力。設使更駕祥雲，知他是第幾義？莫有作家仙陀，試出眾道看。」(問繁不錄)乃云：「諸佛命脈，覿面提持；祖師心源，徹頭徹尾。孤峰箚足，獨自稱尊；鬧市橫身，卷舒方外。驅雷門於布鼓，列萬象於崖前。撫掌呵呵，突出虛空面目；南看北斗，豁開千聖頂[寧*頁]。說甚麼臨濟

三玄、洞宗五位？拈條榔栗，拄杖敲唱雙行；舉起烏黑豆，素珠換他人眼。豈知黃連古剎舊日規模？茲當運轉洪鈞，敷揚祖道。梅芬馥郁，鼻尖頭暗度清香；鳥囀深林，造化間別傳春信。須知我衲僧門下發向上機、演第一義，更欲克啟臨濟家聲、斷橋的旨，早是屈辱他先宗、埋沒後學，柰因情不獲已，退身何及，今日又被現前大眾拽上犁耙，鼓兩片皮、掉三寸舌，胡言瘟語，取笑作家。雖然，人境雙施，必也應時所重。且祝聖開堂一句如何道？寶殿爐煙凝紫氣，千秋嘉運沐皇恩。」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聖云：『與麼為人，非但瞎卻這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云：「保壽、三聖善能甄別，一挨一拶，各露閫外威權。仔細看來，未免遭他此僧笑怪。黃連這裏雖無把斷封疆，盡天下人到此亦須斂衽而退。山僧恁麼道，敢與古人還分優劣也無？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復喝一喝，卓拄杖，上首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晚參。師云：「近時叢林或三百、五百聚頭便作佛法商量，且不知古聖先賢曲垂方便，九喻三週，故乃憫子之誠，而謂諸兄弟揭露這一著子。山僧自揣寡德，拙守茅茨，爭敢妄起為人之念？今日既然叨居祖席，不可總成杜絕去也。」以拂子拂一拂，云：「大眾見麼？一手不合拍，兩手鳴摑摑。要在諸人各發歡喜心，輔弼叢林、贊助知識，方可定千古之宏規，挽末秋之法弊。即今還有恁麼人共相出手者麼？」良久，云：「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擊拂子三下。

上堂。舉：「雪竇示眾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衲僧門下是放行？是把住？若人道得，老僧分半院與伊住。』圓悟和尚拈云：『雪竇病多諳藥性，經效始傳人。眾中或有個知豐、知儉、知放行、知把住底，亦何必分半院與伊住？燒香發愿，只圖他早有個院子住，使嘗些滋味，且免得窮廝煎、餓廝炒。』」師乃呵呵大笑：「慚愧煞人！圓悟老祖舉到這裏，可謂明古今、識邪正，垂一言半句啟發後昆。山僧今日冷眼看來，此間亦無豐、亦無儉，亦不放行、亦不把住，亦不必燒香發愿。現成有個破院子，若人道得，山僧直下全手分付；若道不得，爭柰汝等機思遲鈍？非謂我今有所吝惜也。」良久，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下座。

普渡菴無住禪宿六旬華誕，率徒方明、淨明、徹明等請師上堂。白椎竟，楚石出問：「霞臨普渡，日貫龜湖，老師花甲添籌，請師舉揚個事。」提起坐具打〇相，「者箇還有生滅也無？」師便喝，石云：「恁麼則不生不滅無量壽，永作長年不老人。」師云：「花雨亂繽紛。」石云：「因齋慶讚蒙師指，獨露全機事若何？」師便

打，云：「一棒也少不得。」問：「壽山高聳，福海淵深，請問和尚喚甚麼作壽山？」師卓拄杖一下，僧云：「只如老宿六旬已前還有此瑞也無？」師云：「好生薦取。」僧云：「六旬已後是何境界？」師便打，僧云：「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師云：「且禮拜著。」僧禮拜起，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師云：「更要念篇章。」問：「無住老師為報母恩……」語未竟，師云：「領取話頭。」僧云：「父母未生前一著如何指示？」師云：「你且道即今在甚麼處？」僧云：「已生後又如何？」師便打，僧云：「茲當花甲之辰，報恩一句又作麼生？」師云：「空中電影，雨後雷聲。」僧云：「為復是敲唱雙行？為復是兩彩一賽？」師云：「且過那邊。」僧云：「四眾蒙恩，人人瞻仰去也。」師云：「三十年後不得忘卻。」僧禮拜，歸位。師乃云：「春王布令，百谷回菲，翡翠亂鳴，水流花笑。若也向上論去，何妨蝶夢遽遽？更期撒手那邊，契證宗門玄旨。當堂慵　正坐，今朝卻許商量；不赴兩頭機，也須勘過了打。山僧恁麼道，直得鳳棲山起舞、歐峰頂雲翻、龜湖灘下水急迅流，且未是諸人措足處。大眾！既無措足處，秖如無住耆宿住此本菴二十餘載，接待往來畢竟承誰恩力？眾中倘有個道得恰好底，不用山僧高登曲彖，慶祝伊花甲之期，纔作此念，早與趙州齊年了也。雖然，事不容嘿，復聽說偈，聊表末後殷勤：南山松翠喜凝眸，煦日鸞祥萬壑幽，六十春秋君記取，從來海屋共添籌。」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古今尊宿拈鎚豎拂，曲盡時機，檢點將來，猶落教乘，未是宗門極則。若論宗門極則事，直向佛祖那邊更那邊行履，方可一踏鴻門兩扇開。假使看鋼鐳著生鐵，老僧在你諸人腳底。參。」

上堂。師舉：「古者云：『淨潔打疊了也，卻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古德恁麼說話，太煞不徇人情。山僧這裏另開方便路徑，使一切人易知易曉。」乃召大眾，云：「汝等總若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也須知恩；無一棒到你，你不得自生退屈。諸仁者！還委其間落處麼？」良久，云：「不可更與諸人道盡。」拽拄杖，竟歸方丈。

因雪示眾。師云：「昨夜蒼穹猶布陣，今朝大雪滿山頭，追陪事事無佳趣，煮茗圍爐快活休。林下道人得與麼真實受用，田地優悠。曾記當時老趙州，無賓主句有來由，殷勤為報眾禪流，堂內底擁衾暗坐，堂外底好事添愁。秖如雪凍水枯之時，又且如何話會？風光無限少人酬。」乃擲下拂子。

上堂。「雲從龍，風從虎，踏破草鞋休莽鹵。山前穗麥熟多時，太平欣欣樂寰宇。阿呵呵，好大哥。」遂以拄杖作舞，下座。
晚參。舉：「雪峰拈拄杖示眾云：『我這個為中下機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峰拈卻拄杖。雲門云：『我不似雪峰打破這葛藤。』乃拈拄杖云：『我這個為中下機人。』時有僧問：『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雲門便打。」師云：「二員作者據條拄杖勘辨龍蛇，直下轉機猶欠圓活在。山僧見處與古今迥別。」乃拈拄杖云：「我這個為中下機人。設有僧出問：『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直以拄杖趁出云：『且在門外立。』山僧恁麼荅話，還契他古人意也無？相逢相見呵呵笑，更有春風春又春。」結制，示眾。云：「山中清淡家風，幸有衲子相聚，九旬把住繩頭，不許胡覷亂覷。一期之內務要諸人剋辦己躬，二時粥飯向缽盂邊摸著匙箸，不作佛法商量，不作世諦流布。若是了事丈夫，但恁麼去照顧，撞倒堂中露柱。且問汝等：長連床上消息又作麼生？切不得道：山僧便如此口絮。」下座。
晚參。舉：「金明和尚起期入堂，示眾云：『結制以來又七日，眉毛相拄，燈籠露柱絕消息，試請[跳-兆+孛]跳看。後園竹子數百竿，且謾尋行數畏，橫者自橫直者直，築著磕著，咄！是甚碗躂丘？』大眾！還知山僧判斷底落處麼？具眼的就此七日內研窮到透頂透底，便見我金明本師急切告報。倘或胡穿亂鑿，向後園竹子數百竿處會得來，亦不免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示眾。云：「我有一句子要與諸人說破，且道是那一句？」豎起竹篦，召大眾云：「直下來也，急著眼覷。」便擲下。
佛成道日，上堂。「雪山老子甚奇怪，夜睹明星曾捉敗，六年麻麥充饑腸，一朝剛得大自在。凫短鶴長，剋由叵耐，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忽地有個憍陳如尊者出眾，呵呵大笑，云：『瞿曇！不見一法即如來，是則名為觀自在。』」擲下拄杖，下座。
解制，示眾。「現成公案絕淆訛，枯木堂前錯路多，萬里直須無寸草，試問禪流會也麼？若也會去，不必別走程途，自有安國治邦；其或未然，今日布袋頭開，莫道不與諸人說破好。」擊拂子，下座。
示眾。舉：「溈山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簡而立。山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軍容便轉笏作進泥勢，山拋下泥盤，與軍容歸方丈。」師云：「看他溈山與軍容真是佛法中人，緝熙恭敬，綽綽乎有餘裕矣。若據本分論量，溈山拋下泥盤，卻瞞軍容一點不得。然雖如此，功不浪施。」

辛丑冬，金明首座寮秉拂小參。師拈拄杖云：「不用如何若何，有單刀直入者，便請出眾相見。」一僧出便喝，師便棒云：「汝不妨伶俐。」僧拂坐具便歸眾，師云：「看你納敗。」又僧問：「人人道鼻孔撩天，個個腳跟點地，原何不知自己落處？」師卓拄杖云：「還會麼？」僧云：「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更向何處著腳？」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學人舉古一偈：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在這裡。」僧云：「如何是個個學無為？」師云：「請過一邊著。」僧云：「如何是選佛場？」師云：「這是甚麼所在？」僧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便打，僧云：「四句蒙師指示，虛空撫掌，露柱生光去也。」師云：「禮拜了退。」僧云：「也須學人讚嘆。」師云：「大眾笑你。」乃云：「憶某昔年行腳諸方，克志慕道，參叩十餘員大尊宿，波波挈挈，弄盡神通，終未遂我生平之事。後來被一陣業風吹到金明，遭我老和尚一頓熱棒打失眼睛，直得全身放下。這段公案，若非夙有師資之緣，千萬人中爭能容易搆取？今日蒙方丈和尚命我小參，璨上座到這裏豈可吝辭？不免東嗣西撒，塗污諸兄弟了也。其間設有個傍不肯底出來道：『老老大大，面皮厚多少？』也許伊是個英俊衲僧。」目視大眾。「有麼？有麼？」良久云：「靈鶴不棲無影樹，鳳兒豈戀破山窠？」卓拄杖一下。

問荅機緣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國內有誰能按劍？」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攜手上高樓。」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清風與白月。」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師一日同眾擁爐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爐焰火，幾片枯薪。」僧云：「不會。」師云：「通身煖活。」

僧參，師問云：「人喚你作達摩大師，是否？」僧擬對，師云：「元來不是。」

馬君信居士禮拜，求指示工夫。師撫士背一下，云：「會麼？」士擬議，師云：「鈍置煞人。」

僧參，師問云：「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意且如何？」僧云：「不因今日，爭見和尚？」師云：「未是你上事。」僧云：「正好著力。」師云：「如何是你著力處？」僧云：「禮拜和尚。」師云：「且放汝一頓。」

僧問：「如何是到家底消息？」師云：「待汝站下腳跟來即向汝道。」

同參僧相見次，師云：「汝既與我同參，試呈同參人事看。」僧云：「又多了這些。」師云：「且放三十棒。」
僧參，師問云：「汝一向在那裡住？」僧云：「東西南北。」師云：「我且問你，即今在何處住？」僧云：「老老大大問甚麼住處？」師厲聲云：「話頭也不識。」僧云：「當面錯過。」師叱云：「這樣亂統。」乃拈拄杖打趁。
師問僧：「你底鼻孔為甚麼缺卻半邊？」僧無對，師乃噓一噓。
一僧出禮拜，師拈拄杖云：「速道！速道！」僧無語，師打云：「這漆桶！」
師喚僧：「藏拙。」僧便至，師云：「我喚藏拙，汝來作甚麼？」僧擬議，師便打，云：「這不唧溜漢。」
師問僧：「你背後底是那個？」僧云：「某甲初參。」師云：「汝在堂中三日了，還是初參？」僧無對。師云：「經行去。」
僧禮拜，師云：「還我話頭來。」僧云：「求和尚指示。」師云：「那有許多指示？」僧佇立，師以香板擲退。
一僧出眾作禮，師云：「禮拜底是阿誰？」僧無語，師叱云：「自己也不識。」
師問僧：「不假三寸舌根，試道一句看。」僧云：「敗闕不少。」師便打，云：「你又來亂道。」復喚一僧云：「汝作麼生？」僧云：「某甲禮拜和尚。」便拜，師亦打。
僧靈根參，師問云：「汝是靈根麼？」僧云：「是。」師云：「天生得？從人得？」僧云：「某甲到這裡不會。」師云：「與麼則不靈根也。」僧禮拜，師笑之。
一日天雨，師顧僧云：「簷頭是甚麼響？」僧云：「某甲不知。」師側耳云：「雨聲也不會。」
僧請益，云：「弟子睡魔不醒，求和尚指示。」師云：「阿誰不醒？」僧云：「某甲。」師云：「那個是某甲？」僧擬議，師云：「這掠虛漢。」便打。
師與同安法璽和尚溪邊散步，安云：「真水急迅流，無他措足處。」師把住安云：「即今老兄在甚麼處？」安云：「也直得起舞。」師相與大笑。
金散公居士問：「如何是半峰境？」師云：「一塔巍峨。」士云：「如何是半峰事？」師云：「坐立儼然。」士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居士但向下會取。」

書問

與古璧和尚書

前抵三角，承法兄大教，又兼以厚誼貺我，謝謝。迨夫祖庭秋晚，衲子僥浮，惟在得人之難。昨觀蘄黃風化，流俗溷入，真假不分，當此之時，更要力挽頹波可耳。老法兄福德，諸方多有仰慕，而弟恨不能步武，所謂春虫一鳴，夏虫不可與語者是矣。惟冀法兄坐振三角峰頭，使魔風自化，海內象龍日漸趨于座下，非獨法門有光，且老人亦望重也。弟別後復過多雲，蒙大峰兄盛念，相留度歲，忝在同氣連枝，豈可負之而去？只得暫放情懷，煨榾柮，快賞爐頭。山中修造事煩，統祈吾兄為法保愛。不晝。

與多雲和尚書

煙雲縹緲，客路蹁躚，靜想有無窮妙意。若非法兄過量人，爭知有與麼事？前別匆匆，被大水所阻，蒙贈舟公，且得一帆之便。遊廬山，覽歐阜，常以客途為家活耳。春來又經遠涉近，喜有兩禪客輔佐，將來佛法頂卜闡揚也。每憶故人，恨未聚首，望雲山疊嶂，不覺引動。筆興牢騷，謹此代面。

法語

示鏡水禪人

鏡水戒足，婺邑東鄉李氏子也。家世業儒，博通外學，誠事佛語。早年父母俱喪，遂發奮出家，直究禪理，恒以生死大事為懷。每詰之諸僧輩，竟無一人以此事為伊決擇，故爾輒自謂云：「佛法為難，得遇大善知識尤難也。」乙未冬，予尋歸匡廬靜室，道經婺東，寓黃連古剎。一日，戒足來參，私乃吐露肝膽，山僧默契之，此子真有學佛之志，但不能遇斯人之激發耳。所以然者，譬如世之良匠，必假規矩繩墨而乃成其器，戒足勉乎哉！予生平最喜人朴實，見其本色英特，匪同悠悠漾漾、一暴十寒之類，殊覺異也。山僧於佛成道日，即與授五八戒，更贈以偈，戒足宜自勉旃。偈曰：大丈夫，操上志，佛法精通本無二，打頭端未遇明師，致使而今遭鈍置。脫生死，要超方，快便逢人好酌量，撞個作家施辣手，阿誰直下肯承當？苦參尋，急追究，悟徹身心原這個，假饒向外弄癡團，當面卻教成話墮。若與麼，稱俊哉，略脫胸襟無點埃，搬柴運水家常活，一一從茲眼豁開。出叢林，入保社，衲衣下事有差別，當人若未諳來機，空走雲山千萬疊。老婆禪，無剩語，此事分明為伊舉，莫學時流逐隊過，潦倒還教未輕黃。鏡禪鏡禪須自知，相逢要辨主中主。

示王少湖居士

宗門一著，別無他解，只要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更有一等聰明伶俐者，不信有祖師悟門，強以言句配合，歷涉多岐，食人殘噎，乃至古今聖賢修行之要節自相違悖也。王子少湖，奇偉之士，齋素已久，留心內典，甚未嘗有廢，惜乎恐溺知見而反失穎悟之妙理。山野當令掃除，參個父母未生前一著，如癡似兀，灼然得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地位，與凡夫俗子大不相侔矣。一日，提挈八齡尊堂并及幼子披誠皈向，此念世稀美其稚孩不昧夙因，真驊騮之可羨。然固深知居士願力再來，正在一方垂手接人，秖貴闔門回善，在在世世同為佛家眷屬也。山野故不負公之黽勉，以弁數言，聊為進道之策。汝毋惑諸！汝毋惑諸！

示用持節菴主

吾鄉用持，掃除閨閣。經過險夷，終心不錯。節義大端，修其天爵。道範繇師，良材匪琢。請法志堅，更脫羈縛。了悟上乘，真性何惡。三寶親枝，流傳海岳。

歌

山居即事歌

連日冒寒身弗快，斗室打眠不出外，眉毛撕結訝郎當，鼻孔依然常相對。壁破籬穿直透風，雪撒珍珠真可愛，令人翻憶老楊岐，我亦未免生知解。禪床盡底絕關攔，布被新縫卻遮蓋，無米斷炊稀粥湯，少油鹽菜噇皮袋。幾日不餐自強挨，懶向人前誇醜態，拾枯燒火已無多，帶雨生柴旋斫賣。十字街頭等沒人，束取肚皮心莫怠，歷觀我輩住山翁，苦辣甜酸皆分內。為報通方作者知，雙陸盤中喝彩賽。

樂道歌

君不見，山中樂道常知足，三條短篾腰間束，歲久年深百念消，破瓦鐺邊止一個。也無榮，也無辱，半升三斗是吾祿，每日支筇澗壑遊，又見牧童驅野犢。嘆韶華，如轉燭，世事奔波何了局，偷得清閑快活居，是佛是仙都莫做。又不見，自古夷齊恥周粟，商山四皓有高躅，竹林茅舍放胸懷，種果栽花遠塵俗。於此樂，

是真福，猶勝公候積金玉，隨緣認性且逍遙，塊石憨眠歌一曲。阿呵呵，甚題目，惟餘天地最吾癡，笑罵從他喚顛禿。

自省歌

湖海飄零，十年霜鬢冷相侵，又爭知富貴皆由命。到不如，嘯傲閑雲，高崖流水。自喜生來幸，單只抱句話頭兒，悟徹死生，休被業緣重惑亂。勸諸人，也試把本來認定。

像讚

雪山相

六載雪山冷坐，午夜明星覷破。凍得肌膚焦黃，描也不成畫不就。天上人間沒處藏，菡萏花開香馥馥。

白衣大士(智至子居士請)

苦海茫茫喚醒人，誰識白衣大士真？眾生如子能視父，若箇當頭認主賓？端的旨，絕疏親，鏡花水月又重新，居士每朝勤展禮，始信生前不昧因。

又觀音像

大士現身，一水一月。救世迷津，如珠照夜。(咄)

布袋和尚像(楊茂林居士請)

倚著布袋，縱橫無礙，十字街頭，早曾捉敗。兜率天宮不住蹤，惑亂世人休捏怪，任是渠儂笑嘴歪，成佛驢年也未在。楊遷居士請標題，想必龍華同一會。

達摩像

遠離竺乾，身懷良璧。坐熊耳峰，暗生荊棘。秋光皓月一輪明，拈取烏藤與三十。

又讚

不契梁皇暗渡江，九年少室布神鎗，兒孫箇箇追風影，皮髓分來作話商。()。

鴛湖先老和尚讚

拋金剛圈，吞栗棘蓬。吳歌閩調，韻響聲洪。鞭笞龍鳳兮隱顯莫測，煆煉聖凡兮入火重鎔。斷橋一案古今在，直指人人達本宗。

金明老和尚讚

秀州城畔，據坐匡床；范蠡湖邊，張羅撒網。橫推濟北，遠溯斷橋。拈麈尾而正按傍提，握吹毛而別行條令。海內嚮師道化，衲子肩踵法幢。一味本色接人，盡掃諸方途轍。引得座下兒孫，到處稱王稱鄭，心於毒。要識這老和尚，如何為得天下人軌則？

自讚

這個小阿師，身於椰子大。氣宇自雄雄，生平懶屈下。碎佛祖之窠，起魔王之怕。攪亂諸方叢林，從來不受擯罰。如此擔當臨濟宗風，爭得名振華夏。

題已修禪德小像

汝本新安人，況未離方外，滿口自忉忉，鄉譚原不改。問道坐何為，嬾說之乎者，老實苦操持，真個是僧也詩偈。

留別金明本師介和尚

獅窟呈機句已投，敢云裝促出湖頭？家私幾許空狼藉，業債還須盡力酬。煙水一溪施櫓棹，雲山萬疊縱丹丘，臨期擬說忠情話，檇李亭邊事更幽。

和唐伯虎先生花月詩

看花邀月到茅堂，有月無花興不狂，坐息花間憐月白，喜逢月色澹花黃。秋深倒影月花瘦，露滴蒼梧花月芳，更靜月來花共賞，豈隨花月翫幽廊。

花敷月皎世留情，冷艷花偷賽月盈，當空月魄花爭笑，刺眼花嬌月可頻。愛花非月難同調，候月窺花借喻評，待得跏趺花月下，怡然嘲月與花傾。

詠梅

鐵骨冰肌迥絕塵，山前獨露一枝新，香凝皓魄爭先態，素質孤標太古春。抹卻清霜偏耐冷，覺來明月倍精神，遙知此際誰堪羨，別有丰姿造化真。

銅山寺雨作

平生嗜好遊山水，昨入銅山心更美，岌岌峰巒萬疊攢，又見雲橫四面起。須臾忽聽雨滂沱，覺來亦在波裏，夜闌風息雨聲沉，高臥北窗而已矣。

過祈閶珠溪寺

野色偏饒杖出遊，山深古寺見溪流，懶將俗筆工詩態，好托閑名遯跡幽。濯濯可觀珠滿壑，停停過耳樹聲秋，三橋環鎖無今昔，快我曾來欲泛舟。

寄三角法兄

一笻遙訊古蘄黃，山水原因定有方，幸接高蹤今主席，嘉乎手眼別宮商。龍門萬仞鯤魚躍，印祖千秋覺苑香，且賴芻蕘欽道譽，斷橋法脈楚天長。

棹泛鄱湖望廬山

煙水蒼茫可問舟，廬山儼若畫中收，絕無孔道風塵幌，只有鄱湖窈窕秋。鴈過數聲霜露冷，旅懷不盡笛羌愁，遙觀五老峰高突，未識何因悟昔由。

過東林贈喚鐵主人

東林老宿號喚鐵，白髯道容心未歇，胸襟浩蕩不可名，發語吐詞果高傑。晉代遠公千百載，規範貽然仍不改，白蓮未卜復重開，

螺分五色增光彩。夜宿文殊梵閣雄，靜裡聞聲水亦淙，諦信浮沉天地外，幾人到此頓情空。

懷西江有感

此間滿擬去西江，想到其中事渺茫，一水一山藏尺牘，千愁萬狀露錐囊。連宵煙雨休沉掉，坐裡機深謾舉揚，芒履生平為活業，不須重訂問歸航。

喜晤方明上座

歲暮超然遇故知，岩披梅幹吐幽奇，形尪勿解生平事，奮翮終慚君力為。末法久膺回雪谷，真宗毋紊破荼蘼，掀窗共覽龜湖境，幾片雲霞冉冉施。

贈普陀主人卻塵

廿載幽棲結勝緣，好依磐石識根源，袈裟時護祥雲裊，貝葉頻翻楮閣填。縱日遠觀添筆興，橫窺近況抹蒼煙，直須會取西來意，坐對朝暾渤海前。

次超然法師懷遊廬山

頻年欲結隱，所愧匪英才。茲亦愛匡廬，咄咄復何來。每想昔伊人，荷衣傳大梅。秋風乃颯然，共滌襟懷開。臨淵獨撫景，興感罕同猜。游泳奏絲桐，情空嘯石臺。虎溪風未晚，今之與古哉。俯鑿鴻濛間，天然秀異胎。我已浪浮生，如公震法雷。珠溪冠閶邑，海眾布春垓。拄杖陟危巔，山雲送客回。

步金明和尚即事韻

風雨隆冬事，叢林定不枯，缽盂惟濕口，藜藿且充。未話休糧意，相將勉力扶，我師真道範，徹底為人唔。

途中遇雨

客路多停泊，江村岸柳移，希逢人語合，漸覺雨聲悲。豈畏朔風凜，為憐病骨支，遙觀山色暮，得計訊歸遲。

過寧山訪漢目和尚

聞君棲比廓，四眾仰高風，愧我多年別，何能談彼衷。偶緣茲邂遘，相與敘行蹤，溢目當秋晚，方知祖道隆。

與鑑若公隄上步月

夕陽山色暝，清磬度前村，月上隄煙綠，星懸塔影橫。隔溪人笑語，曲徑杖敲門，獨喜君英邁，幽懷尚可論。

立夏日阻雨龍華

龍華高隱地，夏日偶相過，登眺山幽勝，淹留雨恨多。前溪煙霧合，美景水雲和，坐聽微風起，詩成慷慨何。

示余明宇居士

齋素能長久，虔心與世殊，庭幃訓稚子，隱几編殘書。剋苦成家業，忘情匪曳裾，稅田三五畝，聊可種青畬。

秋日苦雨

極目雨多繁，岩巒聽鼓瀾，平蕪接斷岸，煙樹見隄桓。慘澹失秋色，奔流透碧寒，悶排生遠意，窗下幾琅玕。

途中示藏拙

暑退又經冬，浮生夢寐中，第思前路苦，灰卻自心胸。祖道悲時世，僧規表肅雍，行藏如不苟，庶爾見真工。

訪古璧和尚

師門同法乳，十載各經心，君喜弘揚道，吾慚思隱林。計程二千里，挂席五湖深，慰問蘄陽事，而今識好音。

冬夜口占

寥寥忽剔一燈寒，坐擁禪衾夜半酣，不竟懷人幽興發，吟餘睡熟月盈竿。

過清洪嶺

春晴迢遞入清洪，共聽松聲滿壑風，爛煮香泉通肺腑，不知身在草菴中。

即雨偶韻

推窗遙見遠山昏，林木瀟瀟風雨聲，閑坐竟忘賓主意，眉舒且喜待晴明。

觀洪水

溪橋閒徙探源頭，一帶洪波入海流，驚起魚龍常不定，從教大地化瀛州。

竹林乘涼

苦熱難于怯病懷，當窗松竹可徘徊，客心時托涼飆襲，溪上月明倒影來。

小青蘿

行過山谿路靄然，一辭芒履到林泉，抬眸月上青蘿頂，翠竹風搖鐘磬邊。

多雲雨夜懷僧

繩床慵坐弗舒懷，旬日山中被雨霾，遙望隔江人不到，許多心事絕安排。

詠水缸紅魚

鼓出紅鰓類莫儔，欲貪江海作遨遊，不知身置溝中水，空啖花枝未肯休。

題福巖

百尺危巒架數椽，虛空渺漠洞中仙，寄言世上勞勞者，好結深山養大年。

輓金散公居士

宇內名流每探賾，斯人已故道風馳，寒猿叫月心悲切，江上丹楓瑟瑟時。
傷哉大義失于門，想像依然有仲溫，秦淮幾夜舒雲雨，暗為君家洒淚痕。

過五乳寺禮憨大師塔

此地昔從師插草，家風還想似當年，我來瞻禮赧然汗，青嶂雲浮一縷煙。

贈鐵谷主人

思入匡山好結茅，捫蘿倚杖探峰高，到來鐵谷家風澹，門外千竿竹鳳毛。

湧蓮鐵輪法侄遠訊，賦此寄酬

法罹話到始傷心，風月依然孰可憑？賴有至人殷念重，遠來寒谷報春音。

寄松岫法弟

同分吳越到江州，君自韜藏杖懶酬，忽得好音吹我耳，翛然兩地共歡留。

四旬有感

疏慵玄鬢半成班，浪得虛名心太頑，此日客中親感賦，每逢喜色玉珊珊。

室中遣懷

世風難挽自回天，霧瘴山巒又聽泉；倜儻近來南北路，為誰收取葛藤禪？

勉僧乞食

窮途家計又何如，好向前村更乞濡，相逢若問吾儂事，一瓶一缽是安居。

次韻酬天峰兄

靉靆江雲引客舟，山山高矗壯予眸，此行未可臨風便，一望晴川瞷竹樓。

十二時歌

平旦寅，惺惺直下更惺惺，李廣神弓終不拒，射穿石虎卻難評。
日出卯，衲僧休要呈機巧，兔角龜毛用最親，擊碎珊瑚光杲杲。
食時辰，尋常且謾展炊巾，捧缽堂前施咒方，百千三昧有龍吟。
禺中巳，飯罷消閑忘箇事，鈍鑊頭邊任縱橫，赤斑斬斷絕回互。
日南午，報汝諸人莫莽鹵，控回勒馬望長安，拈椎擊破鹽官鼓。
日映未，散誕逍遙為活計，羚羊蹤跡覓何來，死獦怛地無迴避。
晡時申，岩穴猿猱折樹藤，定起老僧扶竹杖，快趨庭際看飛騰。
日入酉，此事人人皆本有，金雞鼓翅上欄杆，無價寶珠當面剖。
黃昏戌，大地漫漫黑似漆，籬落墻根犬吠聲，抬眸明月照幽室。
人定亥，摑碎虛空添彩繪，點畫分明是甚麼，趁出豬圈亦自在。
半夜子，是非不到聾雙耳，床頭唧唧鼠聲濃，祖師公案偷心死。
雞鳴丑，翻身已覺星移斗，溈山水牯冷猰猰，若箇靈符懸在肘？

四威儀

山中行，躡磴許蘿捫。謾抬步，雙膝沒泥痕。
山中住，開畦種紫芋。暮與朝，虎嘯岩前樹。
山中坐，亂草為茵褥。倦跏趺，幾陣天花簸。
山中臥，明月窺窗牖。破布褌，快活何如我？

和端獅子禪師戲書二十三字

勞生夢擾信非常，我只閑兮說甚忙。懶剔銀燈閱青史，羞惶。

(江西百福寺住持解空師徒孫非耳仝資刻)。

東巖禪師蘄州語錄

侍者　照務　宗智　記錄

蘄州仰天窩，示眾。師云：「流光易邁，日月推遷，去聖時遙，人多懈怠。山僧纔離浙省，已到蘄黃，直欲遍訪精藍，舉揚法道。在今雲窩片地，玉潤含輝，不妨就此韜藏，刀耕火種。古德插鍬叉手說大義，甚有來由？輥木毬、解打鼓，一場敗露。山僧雖無如是曲調，行則與諸人同行、坐則與諸人同坐，乃至拈匙把箸、開單展缽，恰共汝等商量，搆得者免使驅馳，未搆者勿生憍慢。正當今日，入院一句如何施設？掀翻海嶽求知己，撥轉乾坤致太平。」擲拂子，下座。

茶話。僧出，問：「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某甲有疑，請和尚說破。」師云：「汝且吃茶著。」僧云：「這是古人道過底。」師云：「你分上作麼生？」僧擬議，師云：「也要學亂統。」乃云：「居士特入山，殷勤請茶話，滿堂雲水僧，賴是無酬價。開口盡胡禪，東西便厮罵，卻遇明眼人，也只得一跳。好似阿家姑，全不識羞怕，巧舌縱千般，難免知音笑。大眾！笑則且止，秖如今晚喫茶，汝等還知茶裏消息麼？」良久，左右顧視，云：「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遂拍香几，便起。

師病，示眾。云：「山僧日患瘧病，正當寒熱交加、冷氣相接底時節，眾中還有為山僧作主者麼？」眾無對。良久，自代云：「已遲八刻。」

示眾。舉：「南明和尚住山，雪嶠大師呈偈云：『從來無物可同儕，自向山中自活埋，五十年來履踐事，娘生一隻臭皮鞋。』南荅偈云：『既云無物可同儕，誰向山中誰活埋？五十年前娘未養，喚他甚麼作皮鞋？』」師云：「二老宿宗門巨匠，等閒發露底蘊，各有為人眼目。山僧今日續貂，敢和一偈：天涯踏遍覓同儕，闢得禪關正好埋，翻憶古錐當日事，無端露布這皮鞋。」

示眾。舉：「修山主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師云：「大小修山主不合說道理，好與三十拄杖。何故？免墮聖凡窠窟。」

示眾。「徑僻荒苔跡，門開絕客過，日長慵嬾坐，欹側望雲坡。草色綠如綺，湖光鏡展磨，年來頻選屐，自許老岩阿。」

示眾。舉：「明招上堂，眾纔集，招云：『風頭稍硬，不是汝等安身立命處，且歸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眾隨至立定，招又云：『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云：「明招機用超越當時，且非中下之根而可測擬也。山僧今日不消如之若何，眾中莫有全身擔荷者麼？」眾無對。師乃拽拄杖下座，大眾一齊走散。

示眾。「禪不須參，道不須學，如羊無角，如虎帶角。三千里外逢人，切不得道山僧粗識好惡。」良久，云：「錯。」

示眾。舉：「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窗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窗上但書窗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窗上不要書窗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師云：「二大老恁麼判斷，甚生奇特？要會他古人意，三生六十劫。」

師一日垂語云：「月到窗櫺，因甚又被竹風篩去？」眾下語不愜，師代云：「其理自彰。」

示眾。舉：「南泉問僧：『昨夜好大風。』僧云：『昨夜好大風。』泉云：『吹倒門前一株松。』僧云：『吹倒門前一株松。』又問一僧：『昨夜好大風。』僧云：『什麼風？』泉云：『吹倒門前一株松。』僧云：『什麼松？』泉云：『一得一失。』」師云：「南泉置此一問也甚奇怪，二僧如是酬對，且道誰得誰失？若有能較得失明白底，出來與山僧相見；其或未然，今日風色稍硬，待歸煖室商量。」拽拄杖便起。

示眾。「孤峰頂上一塊石，先天開鑿到如今，不知風雨莓苔爛，誰是佛兮誰是心？」

中秋，示眾。師云：「去年中秋月，今年中秋月，今年與去年，要識這時節。不見寒山子云：『吾心似秋月。』又有者云：『吾心匪秋月。』縱然比類得來，也是虛空釘橛。且如雲窩家風別無所長，一味冷坐峰頭，笑對清光皎潔，今晚何妨塞責？舉似諸人，貴須於此安貼。」以手畫圓相托起，云：「大眾會麼？玉出崑崗，劍號巨闕。」

示眾。舉：「高峰大師云：『門外有一人用盡機謀，要入入不得；門裏有一人做盡伎倆，要出出不得。出不得、入不得即且置，且道門外人與門裏人相見時如何？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云：「高峰和尚用盡自己心，笑破衲僧口。雲窩又且不然，門外人要求入者從他入、門裏人要求出者從他出，何必用許多計較作麼？只要諸人識得此間鍋子大小、杓柄短長便了。何故？從來無位次，不用強安排。」

示眾。舉：「盤山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育王杲云：『若能如是，捏目生化。』」師云：「若能如是，碧落青霄。」
示眾。「秋風颯颯，秋雨濛濛，參差紺殿，翠竹煙籠。伶俐漢這裏見得，便知有此境界，直饒腳踏實地底，還他驀箚相逢。只恁麼，佛法、世法打成一片，致使老胡之後滅跡掃蹤，山僧不敢望其別開戶牖，貴要諸人徹骨徹髓，扶起綱宗。大眾！既然如是，且作麼生是綱宗？」遂以拄杖卓一卓，云：「擊碎金圈栗棘篷。」
示眾。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師云：「法眼荅這一語不妨峻硬，未免挂人齒頰。忽有問山僧：『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只向他道：『大眾側聆，具眼者辨取。』」

寄懷熊約生居士

聲光貫耳識毘耶，未握玄談鬱密奢，仙骨不凡名所重，綸音聿降恥乘車。三春花木及時秀，百尺喬松始陋瓜，愚鈍自癭成懶癖，荷君神誼佩煙霞。

訪黎博菴居士

丰姿溫度荷天培，德重文邦草木荄，流水承機添雅興，青山笑對闢徂萊。法門禾黍傷蜩寂，白社宗傳奮蟄雷，相見幸同風晉味，喬鶯遷自有根垓。

文燈岩居士見過次韻奉酬

古寺依城堞，良朋暑會稀，世間惟火宅，高士有真歸。軒靜竹林月，傾懷老衲衣，廬山名鼎重，攜手共忘機。

贈文允言居士

聞說天池瀑，山中最勝觀，前人題不盡，隱者許盤桓。大道如掾筆，璣珠滿腹讙，惟君能悟入，真可見巑岏。

題畫

重岩何待卜茅居，綠樹濃陰一草廬，行過板橋人盡見，始知丹壑有藏書。

其二

門開眼放青山碧，流水溪邊引客奢，想是當年朱家法，白雲黯黯夕陽斜。

懷父八旬大誕

憶別親闈僅一週，隈岩傍壑且隨流，今逢壽量超彭祖，千里神馳肅此酬。

夜春

山廚斷米供晨食，衲子嗷嗷要荷擔，黑夜踢翻碓觜響，秕糠颺去恣幽探。

示程傑菴居士

險世終成沒了期，要尋歸路好修持，古今多少忠良士，鼠臂虫肝味盡時。

示僧參竹篦話

拈來竹篦報君知，覿體承當孰是誰？直欲向前求解會，驀頭惡水不饒伊。

示沈杏如居士

八十已前一著子，濟人一味是湯頭，人參附子般般用，妙手從來價不酬。
養子育孫成大蔭，而今勘破好歸根，持經誦咒為平等，未審如何是報恩。

示黃文輝居士(曾參孤崖和尚)

十年親覷洞山機，割截塵緣與百非，今日翻思隨分已，衡湘南浦鴈秋歸。

元宵偶占

村村鑼鼓正喧開，燈事豐饒勝去年，多少時人競爭看，有誰眼裏識踿躚。

山中感作

仕途不可問，居山託布袍，豈知蝸角世，空負一生高。

詠竹

清露聞幽響，茆齋積翠深，倚欄剛拭目，孤勁有玄吟。

登舒管生居士清華山房次韻

初夏隱雙溪，群峰勢猶壯。曳杖或高扳，蕭蕭雲氣釀。澗壑瀉斷虹，煙城如簇望，會晤只松聲，彷彿滄江上。梗概有奇觀，廊廟實難然，心遙景象閑，回顧雲梯行。僧房絕客囂，庭敞比林巷，坐列對晴川，眾流奔玉浪。傾懷託素丘，巧斲非神匠，遠俗愛清華，數楹手高牀。山嵎天字寬，雅興希多讓，罄[聲-耳+亥]少晤君，留連未盡暢。紆縈石徑幽，雲物欣同向，窗開嶽面新，竹翠風鼓颺。

和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

爛醉花間窺竊時，徉徉得意便忘歸，分明一段真腸熱，不逐東風上下飛。
覷破機關本有涯，行藏端許羨高衙，天然貴胤非珍惜，始信渠儂獨克家。
轟地驚天恰是時，那將家業便拋離，從教刀斧當頭劈，未肯甘心換蜜脾。
等閒莫負好風光，笑看春來花自忙，做盡百般窮伎倆，被他人喚訝郎當。
詎意高騫有大桐，滿腔王氣許相通，一門豁達原非小，對面何分紫與紅。

行實

順治丁酉解夏，眾執事入方丈，請師說行實。師云：「大凡衲僧行腳操方未出門，諸人先具有此副骨性，何待要山僧鼓弄唇舌作麼？縱然余所說乃是我分內底事，於汝輩了沒交涉。此番無柰眾頭首誠懇，且不免漏逗一上。余新安人，俗姓鮑，父諱秦交，字上孚，係府庠。母胡氏，好修善，夢家有扁曰積善堂三字，乃妊，生余於天啟癸亥十月二十四日也。自幼少啖葷食，隨父寺院中讀書，早晚得瞻佛相，便生踴躍。年甫十八，舉業未遂志，父母嚴責，每感嘆曰：『大丈夫不能力求寸進，弗若一日入空門，討個清閑自在耶！』至十九歲，辭親抵金陵，途遇一僧，激發修行，指往宜興，禮見明師染薙。二十，造京都清涼寺，受上顓下愚和尚具足戒。後歷講席，凡看經畢，常夜敷坐。聞友人談及宗門向上一著，又閱《禪關策進》，則知有做工夫事，頓棄教理，遂發奮束裝，到鎮江竹林寺，參見林皋和尚，是年甲申冬也。彼時尚應蘇州堯峰山請，余即挑包，徑趨堯峰客司通白，引入方丈相見。人事畢，尚從容為知客云：『堂中眾已滿，且安息，外面散住著。』余云：『某甲特為生死遠來。』再四懇乞，尚許進堂，執事專權，不肯通情。余異日告別，往嘉禾東塔寺求單，正值石雨和尚結冬期也，懷香入室請益做工夫話，尚令參一口氣不來。余歸堂，卻抖擻精神，把此話頭極力追究，亦不見有速效，轉覺迷悶，欲待向人，但無開口處，於是二七中東討西覓，只這一個疑團子打不破。至晚，鄰單云：『少頃，和尚落堂。』余歡喜不已。俟開小靜，尚進堂出問：『百千萬億法門，學人從那一門得入？』尚以腳點地一下，云：『從這裏入。』余禮拜，尚乃打一竹篦，回到單上，如劍戟刺心，反復再提此話，面前恍若一座銀山鐵壁，進亦不得，退亦不得，於此通夜忘寐。將黎明，佛殿發大鼓聲，胸中便脫然得個安樂境界。時本師介和尚為居首眾，直趨座寮，呈我所見，尚更激勵做工夫：『此亦暫時岐路耳，未為到家究竟也。』余禮謝而出，心下憤憤然，殊弗快意。衲僧家若不明此大事，爭肯瞥自知休？直下痛加鞭策。乙酉春解制，石和尚相招入半肯社，余便辭退，往諸方游覽。後到金粟，參費隱和尚，問：『衲僧行履所為何事？』尚驀頭打一棒，云：『業識茫茫漢。』余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尚又打，云：『轉見不堪。』茶次，知客擬白云：『晚間送某兄進禪堂安單。』尚默許，余便禮拜出。候晚入堂，須猛著精彩，絕不與鄰單共語。冬期，掛牌入室，余同一僧進方丈，其僧便請益，尚劈胸與一推，跌階下，僧起再拜，尚又推之，余在傍忽然有省，乃笑曰：『猶是階下漢。』尚回顧云：『如何接上階？』余即近前把尚一推，便走

出，尚云：『今日且放汝一頓。』輒歸堂，成偈云：『冷面無情驀與推，卻於明鏡出當臺，萍蹤雁影眼中屑，笑倒階前者阿獃。』再進方丈，作禮云：『某甲適纔作得個偈子，特來呈似和尚。』遂展開，尚覽云：『這弄精魂的。』余便喝，尚拈棒，余拂袖竟行。自此機鋒相見，本無結舌杜詞也。一日，師又上堂，余出問：『占德不出方丈，庄上吃油餈，意旨如何？』尚云：『被山僧勘破。』余云：『爭柰學人何？』尚云：『你是漆桶。』余擬進語，尚便喝，余亦喝，尚云：『救得來時遲了也。』余復喝，尚云：『更要亂統那？』除夜，尚為眾云：『古人烹露地白牛與諸子分歲，意作麼生？』命兩序大眾下語，俱未愜意，余隨後出，作禮云：『謝師供養。』尚頷之。丙戌，解制，令遷單，要余充化士，柰我素性枯淡，冬夏惟一衲衣而已，便立怯。夏後，再參牧雲和尚，時師住常熟破山寺，接見甚喜，送入高僧殿。不滿數月，尚回古南，余偕友人直往雙徑之遊歲邸，復轉瓶寶會龍寺度節。丁亥年，有僧自報恩來，聞玉林和尚行腳初回，掩關大雄山，余負笈往參，尚一見便契，命充知客。值結冬，余問：『豎拂拈椎即不問，開爐設[革*(乏-之+友)]事如何？』尚云：『看取眉毛。』余云：『與麼則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尚便打。余云：『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尚不荅。期畢，又令入堂領眾，余時精力少健，即退位閑居一載。戊子秋，抵武林，徙倚湖上，獨愛山水之佳，恨不及與騷人遊客之所倣傚，徒自快快。留連旬日，意欲渡江往越之天台隨喜，卻遇箬菴和尚出山在拈花舍，余躬自趨謁，尚問：『汝一向在那裡東奔西走？』余云：『某甲適纔離大雄。』尚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拄杖。』余便喝。尚云：『胡喝，亂喝。』余云：『和尚猶作這般見解。』尚以香信盆推地震聲，云：『亂統師僧。』余云：『學人罪過。』尚便休去。次日，著執事陪余入南。尚後回山，送閑住寮。冬期，又命掌記室，將經二載。庚寅歲，有同參者扳余過宛陵住靜，誓作休山之計，安敢強做出頭人也？不果。院事少就，復走龍池、屯村、棲真諸處，盡有機緣，但不能細述始末。後仍返嘉禾金明寺，見我本師，蒙尚留住，乃敘及法門事，以補知客之執，屢勘辯，深愜師意。辛卯春解制，余年二十九也，尚一日命同既白兄入室，豎起拂子云：『若道得，即將去。』余云：『不辭向和尚道。』尚云：『未在，更道。』余便接過拂子，尚云：『莫亂做。』余以拂子擊桌便出，尚遂對眾付囑，復耑侍僧送衣拂歸寮。山僧抱忝愚鈍，毅然有愧色，乃稽首禮謝。壬辰歲，乞假回新安省親，因途間受暑，大病忽作，兩月不起，有同行僧勸請醫士服藥，後即愈。是年秋到郡，被親友羈留，卜隱于黃山之梅溪。自念斷橋一脈，歷代傳持，至我本師而又奚冀於余輩？往返數載，晦

跡韜光，不肯以法門狼藉。乙未冬，承星源眾檀護以黃連寺之招，開堂復二載，惟真實煆煉衲子，非炫耀于一時也。丙申，撾鼓退院，於海陽半峰靜室閉戶不出者又幾寒暑，設有方來禪侶克辦個事，勿厭岑寂，直登峰造謁，如泛泛之流聞風而止矣。今晚被現前大眾抑逼，余普說行腳，故自不揣己，引出這般勾當。雖然，好似羅公照鏡，汝等諸人寧不免于笑乎？」眾復作禮，師躬身便起云：「不煩久立，珍重。」

附懷淨土偈

滌盡根塵法法真，西方佛亦是家親，諸人欲說生天好，更向蓮池種夙因。
素珠拈起水瀠洄，一念澄清絕點埃，步步腳跟親薦取，不從他處覓蓮臺。
堂堂多少好男兒，落賺終朝播嘴皮，不信自心惟淨土，齒黃髮白亂狐疑。
忽聽春鶯唱柳條，當思佛土即心苗，瞿曇金口親分付，非是虛言誑爾曹。
業根牽動苦娑婆，生死千般沒溺多，更要西方求極樂，此方人可脫離窠。
茆屋三間真自在，彌陀一句獨為鄰，等閒說向貪嗔客，莫把閻浮作久湮。
山前山後幾經過，壁立岩前萬丈波，指問樂邦何所似，瓊花琪樹亦摩訶。
小閣爐焚沉水香，仙風時見下瑤章，但聞下界閻浮地，白藕池邊有法王。
日笑溪頭鼓舌風，劫初古佛許誰窮？諸人試問修行事，淨土無非有己躬。
得少輕安休放閑，更知山外又重山，西天十萬八千路，一日曾無頃刻間。
但看池塘荷葉青，鷺鷥枉向水濱尋，江風幾度解吹醒，只聽滔滔念佛聲。
對客尋常口懶間，於予根鈍匪雄才，手持一串金剛子，仗佛親從接引來。
捷徑門庭可易之，諸人切莫作難疑，六時觀想端嚴相，世世生生即導師。
祖翁田地原成現，那劫中緜下種來，當人珍重回先照，漸次蓮池養聖胎。

一條大路真如矢，往往來來有萬千，多少師僧皆錯過，豈知古佛在當前。
趁此韶光急便修，春風偏惹為人愁，誰將甲子逆推轉，終是悠悠守古坵。
妄念于心真不起，淨土工夫純熟時，夢中感佛親摩頂，始覺如今慶幸之。
光陰火急似燒眉，富貴千年有盡期，好把寸心歸淨土，西方蓮座即相攜。
忉忉言句非真實，本色禪和鐵脊梁，換人眼睛烏豆子，等閑何用布旗槍。
歷歷明明元本有，光前絕後亦非他，弄泥團漢雖無限，省力彌陀一句多。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